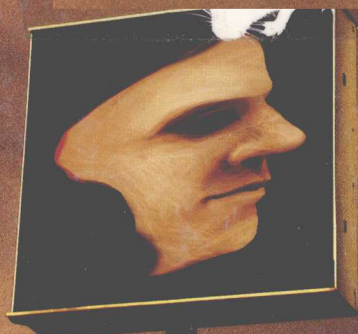


榮獲「英國年輕作家TOP 20」
Elle雜誌風格人物大賞
英國柑橘獎入圍
曾志朗、洪蘭、李欣頻
「阿特拉斯的部落格」
愛不釋手熱情推薦

Y先生的結局

如果你知道這本書被詛咒了，你還敢看嗎？
如果你能進入一個人的腦中主宰他的意識，你能抗拒嗎？
Y先生無法抗拒，結果……



THE END OF MR. Y

史嘉麗·湯瑪斯 著
陳雅汝 譯

當代文學 078

Y先生的結局

作者 / 史嘉麗・湯瑪斯 (Scarlett Thomas)

譯者 / 陳雅汝

發行人 / 簡志忠

出版者 / 圓神出版社有限公司

地址 / 台北市南京東路四段50號6樓之1

電話 / (02) 2579-6600・2579-8800・2570-3939

傳真 / (02) 2579-0338・2577-3220・2570-3636

郵撥帳號 / 18598712 圓神出版社有限公司

總編輯 / 陳秋月

主編 / 沈蕙婷

責任編輯 / 周文玲

美術編輯 / 劉語彤

封面設計 / 黃昭文

行銷企畫 / 吳幸芳・陳羽珊

印務統籌 / 林永潔

監印 / 高榮祥

校對 / 周婉菁・周文玲

排版 / 陳采淇

經銷商 / 叩應有限公司

法律顧問 / 圓神出版事業機構法律顧問 蕭雄淋律師

印刷 / 祥峰印刷廠

2009年10月 初版

The End of Mr. Y

Copyright © 2006 by Scarlett Thomas

Copyright licensed by Canongate Books Ltd.

arranged wit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

Complex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© 2009 by The Eurasian Publishing Group

(Imprint: Eurasian Press)

All rights reserved.

Y先生の 結局

史嘉麗・湯瑪斯 Scarlett Thomas／著
陳雅汝／譯

〈推薦序〉

比《駭客任務》更瘋狂的心智空間

吳文成

最令人無法拒絕的小說，是它能夠持續給讀者一種想像不到的參與感，並且在不知不覺之中給讀者建構了難以自拔的世界觀。讀過史嘉麗的《Y先生的結局》，會忍不住想跳入眼前的景象：那是魅惑交織的意識空間，實相、擬像俱存的心智場域。透過刻意安排，勾引讀者好奇心的小說疑團，更讓我滿心期待那些關於神祇、心靈與存在本質的種種解答。

《Y先生的結局》之題材，可以說是《X檔案》影集與《駭客任務》的結合體升級版，裡面彙集有：時空穿梭的懸疑事件、關於世界真實結構的探索，以及光怪陸離的編碼虛擬世界。然而不僅於此，我還驚訝的是，這本小說在當代理論物理學的背景之下，以科幻為骨架，以後現代哲學為精髓，向讀者們提出了一連串尖銳的謎題。簡單來說，《Y先生的結局》試圖去「衝撞」認知心理學的世紀爭議：心智運作的真相。

電影《駭客任務》是描述未來世界被電腦所創造的母體（Matrix）統治，人類的肉體被機械參養在保溫箱之內，而人類心靈卻被剝奪自由意志，人們的所有知覺、感受、情緒，全部由電腦以各種程式交織的虛擬實境所刺激而來。

換句話說，《駭客任務》裡人們體驗到的咖啡的甜味苦澀、牛排的鮮嫩，其實未曾發生過，那些都只是如夢境般的表象，並非實體，也並非身體親為的物質經驗。這部電影為觀眾成功地創造出：數位符碼所編造的虛擬空間，電流訊號的飛瀑走竄，已經化做物質儼然存在的真實感。而《Y先生的結局》，則是為

讀者建構出一個更瘋狂的心智空間。

如果說，《駭客任務》正在勾消意識與物質的界線、數位與類比的界線，那麼，《Y先生的結局》顯然在進一步強化思維與存在的哲學論題。

靈魂本身可以脫離軀殼嗎？這個世界是否僅僅是我們意識所創造出的幻象？婆婆萬物是造物主的思想造出來的？抑或，上帝這一形象是我意識慾念的擬仿物？甚至，所謂的真實存在的本質，究竟是起源於思想，還是起源於物質呢？如果這世上沒有產生思想所需的語言的話，那思想還能存在嗎？爲了解答這些疑團，作者史嘉麗聰明的給主角們設計出一場思想實驗，該說是心智冒險，因爲這冒險本身伴隨著自己招惹的詛咒！

這整個故事有個很特別的形式。《Y先生的結局》談的是與自己同名的小說，也就是說，《Y先生的結局》在自己裡面談論自己，這種情況就像是咬著自己尾巴的蛇，也像是莫比爾斯環，這種環是由紙條扭轉一百八十度，然後將兩端連接起來所構成的，所以只有一面連續的曲面，它的起點與終點是重合的。這種重合，不但是自我指涉，而且必須歷經時間與空間的延展。作者史嘉麗刻意用這種安排來帶出驚悚的冒險、穿梭時空，再迴返自身存有的盡情探索。這探索的途徑，是讀心術與靈識出竅。

每個人由於擁有意識，因而可以覺知自己的意識狀態，並因此得知自己有一個心靈；但是他人的心靈狀態，可就不能以同樣的方式對自己顯而易見了。這是當代心靈哲學有名的「他人心靈問題」。但是《Y先生的結局》內藏著一劑能夠潛入他人腦海的藥方，這藥方可以讓服用的人寄居在另一個人體內，能夠思考他所思考的事物、知道他所知道的事情、感受他所感受到的情緒，也就是能夠：讀他人的心。

這藥方的效果顯得萬般恐怖，卻又具有毒癮那般的致命吸引力。

這藥方是雙面刃，可想而知，它將會帶來無比的災難，與野心人士的覬覦爭奪，然而它也是破譯心靈奧秘、理解心智運作、看清幻象與幻象背後真實的法門。這藥方把人們的思想提昇到：萬事萬物本源的心智空間；它是解答神祇「存在」哪裡的關鍵，讓肉體世界一敗塗地的人們，可以在心智界裡自由翱

翔——不過將要付出的代價，也是相當昂貴。

愛莉兒服用藥劑之後，先後附身到老鼠、貓咪身上，也遍讀過好友們的記憶與思緒，誰誰原來是隱藏的同性戀、誰誰有自虐、憂鬱症傾向、誰誰愛戀她。愛莉兒透過讀心術，倏然恍然大悟，她發現心智空間充滿了比現實世界更強烈的情感悸動，諸如恐懼、愛、憤怒、挫折、憎恨、痛苦、狂喜與希望。她也驚覺到自己對心智空間的看法是大錯特錯的，《Y先生的結局》的詛咒是通向死亡，而愛莉兒必須挽救這一切。

你我都堅決拒絕被人讀心，誰都想保留最私密的隱私權，但是如果藥劑在你面前，讓你有機會遊歷心智空間，你會不會想喝呢？又如果每個人都可以彼此讀心，甚至像是重組腦神經線路那般的改變宿主的思想或行爲，這個世界將會變成哪副極端瘋狂的模樣呢？心智空間將會因此污穢，彼此撕裂到毀滅終了。愛莉兒心知肚明，她必須挽救這一切，爲著自己的戀人與信仰，她肩負了扭轉《Y先生的結局》的重責大任。

扭轉Y先生的結局，意味的是解除這本書的詛咒，也代表愛莉兒將爲自己的存有方式做出選擇。自由意志的抉擇，對於《駭客任務》與《Y先生的結局》都具有格外重要的意義，例如《駭客任務》中身爲救世主的尼歐，必須在追求全人類的大愛，與保護私人的愛情之間做出抉擇。哲學家齊克果曾經說：「存在就是人選擇成爲自我的可能性。」最後愛莉兒終於領悟到，並選擇那個能夠讓她成爲自我，以及真實存有的場域。

在認知科學與心靈哲學領域頗具影響力的著作《皇帝新腦》（*The Emperor's New Mind*），作者彭羅斯（Roger Penrose）曾經預言：意識如何形成乃是世紀謎團，而且「精神」議題與物理實在的最本質密切相關，這些探索會在將來的物理發展占據關鍵的位置。

作者史嘉麗透過小說，試圖發展出一套解釋心智運作的唯心理論，連同後現代主義裡德希達的「延異」、布希亞的「擬像」觀念，都被史嘉麗援引到她所建構的心智空間。她的這部小說確實囊括了比「駭

客任務」更多具有衝擊力的題材。

姑且不論史嘉麗透過《Y先生的結局》所描繪的心智理論是否能夠充分說服讀者，光就這本小說如同手工擀麵條，費心揉合如此多思想觀念的創意，就足以吸引大批讀者，也值得我推薦給愛讀小說的朋友們。

（本文作者為國美館數位藝術講師、「阿特拉斯的部落格」格主）

所有西方宗教和良善宗教都變得忙著進行這場「再現」賭博：符號能指涉深層意義、交換意義，某個東西——自然就是上帝——能擔保這個交換。但假使上帝被擬製出來，也就是上帝被還原為建構信仰符號，那麼整個信仰系統將變得無足輕重，再也不是它自身，而是巨大無比的擬仿物——並非不真實，但就是個擬仿物，永遠無法交換真實，只能在一個沒有指涉或周長的不間斷迴路交換自身。

—— 尚·布希亞

Y先生的結局

THE END OF MR. Y



第一部

不只世上沒有善惡，善惡乃思想所分；世上原無萬物，萬物乃思想所造。

——英國大文豪 山繆爾·巴特勒

1

妳現在有一個選擇。

妳……我偷偷坐在辦公室的窗外抽菸，冬天的光線很陰暗，勉強靠著這點光來閱讀探討文藝的《邊緣》雜誌。

突然間聽見以前沒聽過的聲音，像是撞擊聲。好吧，這我以前可能聽過，是從下面傳來的，不過不可能，我的下面哪有東西啊，我在一樓耶！可是地面晃得很厲害，好像有什麼東西正從底下往上推擠。是誰的媽媽在拍打鴨絨墊子？不是。那就一定是上帝在搖晃時空結構了。

然後我想，靠！該不會是地震吧，趕快把菸扔掉，跑出辦公大樓。差不多就在這個時候，警鈴響了。每次警鈴響的時候我不會馬上跑出去，有誰會這樣做啊？警鈴響起通常只是空包彈——不是訓練、就是演習。我從側門跑出去，才剛跑到一半，搖晃就停止了。我該回去嗎？可是警鈴這麼大聲，待在大樓裡面很痛苦，太吵了，會在你的頭殼裡叫個不停。

我離開大樓時經過衛生安全公布欄，上面貼了幾張傷患的照片，當時太匆忙，所以沒看清楚。照片上好像有個背痛的男人，突然心臟病發作，很多人正忙著救他。去年，我就應該去受點衛生安全訓練，不過我沒去。

我一打開側門就看見大家紛紛離開羅素大樓，不是用走的、就是用跑的。他們從我們這棟樓旁邊穿過去，再爬上通往牛頓大樓和圖書館的灰色水泥台階。我也往我們大樓的右方跑過去，接著就兩階併作一階地爬上台階。

天空灰濛濛的下著綿綿細雨，雨像是被定了格。一月份的午後，太陽有時懸得很低，就像穿著橘黃色袈裟的佛陀正在沉思生命的意義。不過太陽今天沒有露臉。

我走到人群邊才停下，大家都看著同一個東西。每個人都倒抽一口氣，然後開始鼓譟，是那種看煙火時會發出的鼓譟。

是牛頓大樓。

它正在倒塌！

這個情形讓我想到一種玩具，我最近是不是在誰的辦公桌上看過啊？這個玩具是一匹小馬固定在一個木塊上，從底下按壓木塊，小馬就會跪下。牛頓大樓現在看起來就是這副模樣。

大樓正在下沉，不過是往一側下沉。一個角消失了、兩個角消失了，現在……現在停下來了。大樓嘎嘎作響後停下來了。三樓有扇窗子打開，正在來回搖動。有個電腦螢幕掉出來，落到下面庭院的水泥地上摔個粉碎。有四個戴安全頭盔、身穿螢光外套的男人，慢吞吞地靠近受損的庭院，另一個男人走過來跟他們說了一些話，然後就一起走開了。

有兩個身穿灰西裝的男人站在我身旁。

「這種情況以前好像發生過。」其中一個人對另一個人說。

我往四周看了看，這裡不知道有沒有我認識的人。系主任瑪麗·羅賓遜正和麗莎·霍布斯說話。我沒看見英文系的其他人，不過我看見麥克斯·楚門自己一個人站著，他的嘴裡還叼了根捲心酥。他一定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。

我走去他身邊，他含含糊糊對我說了聲：「哈囉，愛莉兒。」

麥克斯說話一向都很含糊，不過並不是因為害羞。他那種說話方式，好像是在跟你說除掉最難纏的敵人必須付出多少代價；或者如果你想在賭馬上作弊必須花多少錢？他喜歡我嗎？我覺得他並不信任我。不過他幹嘛要信任我啊？我比系上的人都年輕，他們也還不認識我，而且我看起來好像很有野心的樣子，雖然我並不是那種人。

我有一頭紅色長髮，大家都說我看起來很兇（是因為髮色嗎？還是因為別的事情）。有些人不會說我很兇，不過他們會說我看起來「很不可靠」，要不然就是我看起來「很古怪」。我以前有個室友說，他不想跟我一起流落荒島，不過他沒說原因。

「嗨，麥克斯。」我說，然後「哇」了一聲。

「妳大概沒聽說過隧道的事情吧？」他說道。我搖搖頭。「有條鐵路隧道經過這裡的下方。」他說著瞄了瞄下面，吸了吸捲心酥，但好像沒吸到什麼東西，於是把它從嘴裡拔出來，拿來比劃校園四周。

「鐵路隧道從羅素大樓、牛頓大樓底下穿過去，從城裡通到海邊，大概有一百年沒用了。這已經是第二次倒塌，沒想到這次連牛頓大樓都跟著塌了。上次倒塌後，他們就應該用水泥填平才對。」他繼續說。我望著麥克斯剛剛比劃過的地方，然後在腦海裡畫出連結牛頓大樓和羅素大樓的直線。我想像這條線的底下就是隧道。不管你怎麼畫，英美研究大樓都在這條線上。

「幸好大家都平安無事，」他說，「今天早上，維修處的人看見牆上有條裂縫，於是就把大樓裡的人全部疏散了。」

麗莎嚇得一直發抖。「我真是不敢相信，怎麼會發生這種事情啊？」她望著牛頓大樓說。

灰濛濛的天空已經暗下來，雨下得更大。牛頓大樓沒有亮燈，看起來很詭異，像是被掐滅的菸蒂。

「我也不敢相信。」我說。

我們在那裡站了三、四分鐘，一直看著那棟大樓，一句話也沒說。有個拿著擴音器的男人走來宣布，不要回辦公室，馬上回家。我很想哭，受損的水泥地給人很淒涼的感覺。

我不知道其他人是怎麼想的，不過對我來說，就這麼回家並不簡單。我的公寓只有一副鑰匙，我把鑰匙放在辦公室，和外套、圍巾、手套、帽子、帆布背包放在一起。

正門有名警衛正在努力阻擋人群進去，所以我就走下台階從側門溜進去。我的名字並沒有貼在我的辦公室門上，上面貼的是這間辦公室官方擁有者的名字，也就是我的指導教授索爾·伯蘭教授。我進這所大學之前，只見過伯蘭兩次：一次是在格林威治大學召開的研討會上，另一次就是我的面談。我來了以後，他消失了一個多星期。

我還記得有個星期四早晨，一走進辦公室就發現有些怪怪的。我首先注意到百葉窗和窗簾都放下來了。伯蘭每天下班前，一定會把百葉窗放下，可是我們都不會去碰可怕的灰色薄窗簾。房間裡還有股菸味。我以為他那天早上十點左右會進辦公室，但他並沒有出現。到了星期一，還是沒出現。我問別人他去哪裡了？他們說不知道。後來有人找人來代他的課。我不知道系上的人對這件事情有沒有議論紛紛，不過沒人來跟我嚼舌根。大家好像認為我會繼續做我的研究，而且伯蘭不在，我應該會覺得沒什麼大不了的。

我之所以來這個系，當然是因為伯蘭。在這個世界上，就只有他在認真研究我主要探討的課題之一：英國十九世紀作家湯瑪斯·盧瑪士。如果伯蘭不在這裡的話，那我就不知道我為什麼要在這裡了。況且我的確認為他的失蹤有些不對勁，更準確地說，我並不是覺得失落，而是覺得有些不對勁。

我的車停在牛頓大樓的停車場。我到停車場時，看到有好幾個戴著安全頭盔的男人正在叫大家不要管車子了，看是要走路回家，還是搭公車回家。

其實我並沒有很意外。我設法跟他們吵，說我願意冒這個險。我賭牛頓大樓不會像電影演的那樣突然以慢動作倒轉回去，再往反方向倒塌一次。可是那幾個男人卻叫我馬上滾開，所以我只好慢吞吞地走去公車站。此時不過是一月初，已經有好幾排黃水仙和雪花蓮冒出面了，脆弱地佇立在小徑兩側，我一看到公車站就更心灰意冷，大排長龍的人看起來又冷又脆弱，就和那幾排花一樣。我想，我還是走路回家好。

了。

我記得好像有條穿過林子到城裡的近路，我不曉得這條路在哪裡，只好沿著平常開車的路線慢慢走，一路走出學校。

我在腦海裡反覆搬演大樓倒塌的情景，到最後，我發現自己正在回想的是根本沒有發生的事情，這才不再想了。然後我又開始想鐵路隧道。我知道學校下面為什麼會有一條隧道。這所大學是建在一座山坡上，山坡很陡峭，鐵路從下面穿過比從上面通過來得合理。麥克斯說鐵路隧道已有一百年沒使用了，我想知道一百年前的山坡上究竟是什麼情景，當時一定沒有這間大學。這間大學是在一九六〇年代成立的。天氣很冷，也許我應該等公車才對，可是這一路上根本沒看見半輛公車。

我終於走到通往城裡的大馬路，雖然我有戴手套，但手指頭已經凍僵了。我開始注意往右邊岔出去的小路，希望能找到近路。第一條岔路立著一個「禁止通行」的指示牌，牌子上被海鷗糞滴到有點模糊不清；第二條路看起來比較有希望，路的左側有幾排連棟紅磚屋，我決定走這條路。

我以為這條路不過是一條住宅區裡的道路，沒走多久紅磚屋就沒了，接著出現一座小公園，公園裡有兩座鞦韆，還有一座溜滑梯。鞦韆和溜滑梯都已經生鏽，橡樹的枝桠糾結在一起，在鞦韆和溜滑梯的上方形成遮蔽。不過枝桠光禿禿的，上面連一片葉子也沒有。

小公園再過去有一家酒吧，還有一排商店，其中有一家慈善二手店已經倒了，看起來很淒涼。還有一家美容院，星期一染藍髮、做頭髮平價。此外有書報攤、賭馬下注行，還有啊哈——一家舊書店。書店還在營業。我快凍僵了，於是趕快走進去。

店裡很暖和，聞起來有股家具亮光蠟的味道。門上有個小鈴，我一把門關上，那個小鈴就叮鈴噹噹地響了三秒鐘，沒多久，有年輕女人從大書架後面走出來，她的手上拿著一罐亮光蠟和一條黃色抹布。她對我笑了笑，然後跟我說，書店再過十分鐘就要打烊了，不過我可以四處看一看。她坐下來，在連著電腦的鍵盤上敲敲打打。